



CHUNJIANG
HUAYUYE

春江花月夜

終章

紅尘相望不相聞，
願逐月華流照君。
妖魅千年長寂寞，
惟見春水伴花魂。

多多
著



春江花月夜

終章



多多[著]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江花月夜·终章 / 多多著. --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5.6

ISBN 978-7-5500-1424-4

I. ①春… II. ①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25534 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9 楼 邮编: 330038
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E-mail bhz@bhzw.com

书 名 春江花月夜·终章

作 者 多多

出版人 姚雪雪

出品人 李国靖

特约监制 何亚娟

责任编辑 游灵通 臧莉娟

特约策划 李国靖

特约编辑 燕兮 凉小小

封面设计 小贾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1/16 710mm × 980mm

印 张 22

字 数 380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32.80 元

ISBN 978-7-5500-1424-4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5-25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◆

第十一夜 ◆ 井中村

001

第十二夜 ◆ 饿殍记

037

第十三夜 ◆ 半掩门

047

第十四夜 ◆ 红与青

073

第十五夜 ◆ 不死药

091

第十八夜 ◆ 猴之爪

123





辰
声

346

最后一夜
·
花月夜

311

第二十一夜
·
庭院深

275

第二十夜
·
鬼娶亲

241

第十八夜
·
桃源居

205

第十八夜
·
死复生

179

第十七夜
·
笑春风

159

【春江花月夜】

第十一夜
◆
井中村



井，给予人们生命，却又掩藏着深深的秘密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口井，深沉漆黑，水光潋潋，埋葬着我们不为人知的过往和不堪回首的经历。

但是有些人的心井中，却困着更为可怕的存在。

“你拉脚……我来拽头。”寂静的村落里，夜色深沉，有两个黑色的人影，正在月色中鬼鬼祟祟地移动。

“这、这样真的可以吗？”另外一个声音颤抖地问，“真的不会被发现吗？”

“扔到里面去。”

“可、可是这口井是活的，并不是枯井……”

“那可未必，只要能掩盖住秘密，这口井就是枯的。”

随着扑通一声闷响，沉重的物事落入了深井，巨大的冲击，溅起了井水，洒在了井台旁的青草上。

一双眼睛，透过荡漾的冰冷的井水，愣愣地望着头顶飘忽不定的璀璨星空，发出了绝望的呻吟。

我，不想死！

不想就这样死了！

还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做，怎么能就这样被埋葬？

但是头顶的星空转瞬即逝，井口被人严严实实地堵住，井中变成一片黑暗，宛如绝望的人生。

• — •

在灿烂的阳光中，从一条羊肠小道中，走过来两个蹒跚的人影。

“哎呀，我好饿……”王子进边走边哀叫连连。

“闭嘴！如果不是你丢了荷包，我们怎么会沦落至此？”绯绡一袭白衣片尘不染，不耐烦地瞪着他，漂亮精致的面孔，已因愤怒而扭曲。

“你不是会偷吗？那点银子根本不算什么是不是？”王子进期盼地望着他。

“那也要有人能偷才行啊！我们一路上沿着驿站赶路，过往行人都风尘仆仆，哪

有人腰缠万贯，像个有钱的金主？”

“唉……”王子进叹了口气，探头望了望头顶的天光云影，“果然报应不爽，你做了这么多偷鸡摸狗的事情，终于也被人光顾了。”

“你给我闭嘴！”绯绡厉声道，“银子明明是你弄丢的，不然我们怎么会沦落到卖马赶路的悲惨境地？”

“前面有一家客栈啊。”王子进见他怒不可遏，忙手搭凉棚，极目远眺，迅速转移了话题。

“这种荒郊野岭，怎么会有客栈？说谎也要有个边际……”但是他话音未落，就有一道炊烟袅袅地从树林中升起。

“鸡……”他立刻停止了抱怨，俊美的脸上显出馋相，“我闻到鸡的味道，有人在炖鸡！”

“是、是吗？你、你真是天赋异禀啊，这么远也能闻到鸡味？”王子进叹为观止地道。

绯绡脚下生风，飞快地赶路，“我们快走吧，长路漫漫，何时方休？我们要在日落之前，找个地方落脚。”

哎，说得如此动听，是看到了鸡在朝你招手吧？

王子进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跟在绯绡轻灵雪白的身影后，往层峦叠嶂的深山中走去。

此时正是初春时节，草木茂盛，万物复苏，碧绿阔叶连成无边无际的绿海，随山风的吹拂波澜起伏。

偶尔有深深的暗影，鬼鬼祟祟地在这青绿色的世界中，探出他们诡异的头来。

· 二 ·

两人在崎岖的山路上足足走了一个下午，直至黄昏时分，才到达那炊烟升起的村落。只见山林中出现了一片宽阔的空地，零零散散地分布着十几户人家，有小桥流水，有阡陌交通，更有一垄垄碧绿的麦子，一棵棵盛放的木棉。

炊烟随着轻风摇曳，袅袅地升到天空，染红了天边的夕阳，为这个小小的村庄平添了一丝生活的气息。

王子进走得腰酸背痛，怨声连连，但是看到眼前的景象，仍不由一呆。

他顿时觉得疲惫一扫而空，摇头晃脑地感慨道：“人说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我以前一直不信，今日才明白，古人诚不欺我也。”

“唉，你这个呆子……” 绯绡眯起细长的凤眼，唰的一声展开手中的折扇，轻轻摇了摇头，“永远只看到表面的东西，也不知道算是幸运还是不幸。”

“啊？” 王子进脸色顿时灰白，“你、你该不是又看到了鬼影幢幢，群魔乱舞吧？”

“那倒不是……” 绯绡眯起细长的狐狸眼，露出狡黠的笑容，“这里毕竟不是坟场，只是看到了一个黑色的蛛网而已……”

“蛛网？” 王子进望着他俊美的脸庞，一头雾水地问，“我们又不是蝴蝶和小虫，应该不碍事吧？”

“只是住一晚歇脚的话，应该不会有麻烦。” 绯绡说罢自信满满地走在前面，一身白衣如雪，飘逸出尘，点亮了周遭浓翠的青绿。

“喂，你等等我……” 王子进提着袍角，跌跌撞撞地追上他，“真是狐狸变的，怎么一到山里就脚步如飞？”

“有道是：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” 绯绡也学他的样子，装模作样地吟道，“面对危险而毫不畏惧，这才是君子作风。”

王子进听着他的自我褒扬，不由暗自好笑。

什么君子啊？只要美食当前，不要说是地狱，让他上刀山下油锅，眉毛都不会皱上一下！

不过片刻，绯绡脚步蹁跹，轻车熟路地走过了一垄垄麦田，穿过灰尘飞扬的土路，直奔山脚下的一户人家去了。

这一路上有采桑归来的妇女，有下田归家的农夫，都诧异地望着二人。

王子进在炯炯目光的注视下，只觉浑身难过，仿佛是在东京大街上被耍弄的猴子，努力想隐藏自己，却偏偏无所遁形。

他暗自打量了一下自己的衣服，青衣襦带，分明没有奇装异服。

不过或许是民风淳朴，见来了外人分外热情也说不定？

想到这里，他刚刚想张口跟前面的绯绡商量一下，却见他眯着凤眼，红唇微翘，一会儿搔首弄姿，一会儿踱着方步，非但不觉得诡异，反而乐在其中。

王子进见状不由脸色一黑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如果跟他去说，无异于与夏虫语冰，不会得到任何有用的答案。

还好村子不大，这条难熬的道路也不长，只有一会儿工夫，就见绯绡停下脚步，站在一户人家的木门前。

有淡淡的山风拂过，带来浓郁的肉香。

王子进闻到这味道，脸色更加黑了一分，伸手拉了拉绯绡雪白的衣角，“喂，这里面是不是在炖鸡？”

“子进啊，你真是我的知己。”绯绡眼中发光，神色亢奋，雀跃地回答，“两里外我就闻到这股香味啦，果然诱人是不？”

哪里还有什么翩翩佳公子的模样？分明是一只流着口水的狐狸！

· 三 ·

王子进本以为绯绡在这村落有旧交好友，才如此熟门熟路，原来他竟是循着鸡的味道，摸到了这户人家的门前，不免失望。

但是绯绡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神情沮丧，抬起手就上去敲门，大门发出沉沉闷响，在空旷的院落里回荡。

此时西天红霞满天，林中树影缠绵，树枝掩映下的院落，渗透出一种阴冷的味道。

或许是阳光即将隐没，周围的温度都跟着低了几分，平地一股凉风卷起，令王子进平白打了个冷战。

“来啦，来啦。”门里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。

门缓缓打开，一个穿着粗布衣服的老汉，在门后露出半张脸来。

“深山野岭，不知二位有何贵干？”老人上下打量了他们一下，眼光中满含犹疑。

“在下……”王子进刚刚要自报家门，就被绯绡一把拦住。

只见他弯腰行礼，谦恭地说：“这位老丈，我们是回家省亲的学子，哪想丢了盘缠，又在此处迷了路，想借老丈的宝地住一宿。”

“呵呵，什么宝地啊，穷乡僻壤而已。”老头听到这里，摆摆手笑道，“进来吧，不知二位公子如何称呼？”

“小生姓胡，名绯绡。这是我的兄弟，名唤莫知。”王子进刚刚要张口，绯绡就擅自改了他的姓氏。

“哦，你们真的是兄弟？”老头打量了他们二人一番，笑道，“不像，完全不像嘛。”

王子进被他笑得一愣，半天才明白他是指自己面目平庸，而绯闻却有仙人之姿，不由平添一份沮丧，垂头丧气地走进了茅舍，甚至连被绯闻改了名字的事情他都忘了追究。

屋子里没有任何奇异之处，就是平常的乡里人家，摆设虽然简陋，却不乏整洁。一个腰背佝偻的老妪，正拿着一把蒲扇，扇着灶台里的柴火。

而蹿着红亮火焰的炉子上，正坐着一只面盆大的砂锅，四溢的香气飘散开来，不用揭开锅盖，都能知道里面一定炖着金黄油亮的母鸡。

绯闻闻到这扑鼻的香气，立刻形象全失，死死盯着砂锅，死活也不愿挪动一步。最后还是王子进费尽力气，连拉带扯，总算是把他弄到了屋子里。

“不知二位公子从何而来？”老头倒也热情好客，端了一壶茶水出来，让他们缓解喉中干渴。

“回老丈的话，我们从东京过来。”

绯闻则是喝一口水，看一眼院外，摩拳擦掌，恨不得立刻冲出去大快朵颐。

“那二位是在哪所书院求学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王子进被问得语塞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“炖鸡，炖鸡……”绯闻长指敲着桌面，眼神飘忽，嘴里不停嘟嘟囔囔地念，显是馋得坏了。

“啊？我怎么没有听过这家书院的名字？”老人竟把绯闻的痴馋吃语当成了答案，一边擦汗一边问，“老朽真是孤陋了，什么叫沌机书院啊？”

“炖、炖鸡书院……”王子进脸涨得通红，硬起头皮开始胡扯，“就是混沌之中，暗藏天机之意，喻示这世间万物的真理，往往存在于看起来粗陋简单的事物中……”

他一边说，一边觉得额上冷汗涔涔，口沫横飞之中，只觉得自己离什么君子之道越来越远，这十几年的圣贤书，算是通通读到了狗肚子里。

然而或许是他口才绝佳，言辞激昂，老头居然连连点头，似乎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“公子所言极是，《三五历记》里也有‘天地混沌如鸡子’这样的话。”

王子进一时之间，只觉得哭笑不得，只得搜刮肚子里那点可怜的墨水，和他努力胡侃。

直到屋子里再无光线，院子里的老妪端来了黄酒和佳肴，他们才终于把话题从鸡子、盘古、蛋白和蛋黄中转移。

王子进见终于有机会闭嘴，急忙埋头苦干，吃菜喝酒，再也不敢多说一句话。

而绯闻更是馋坏了，要不是还有别人在，他恨不得用手抓鸡吃。

老人大概也没见过有人这么吃鸡，再次瞪圆了眼睛，对王子进道：“胡公子，你这兄弟真是饿坏了，你们定是赶了不少的路吧？”

王子进望了望身边大快朵颐、形象全失的绯闻，又望了望烛光下一脸诧异的老头，低头喝了口闷酒，不敢应声。

这要他怎么张口？难道要告诉他绯闻是只狐狸吗？而狐狸吃鸡，向来是手脚并用，狼吞虎咽，你见过哪家的狐狸用餐之前会先跟人行礼打招呼的？

· 四 ·

绯闻以风卷残云之速，吃光了一锅香气扑鼻、油光四溢的鸡汤，他文质彬彬地用袖口抹了抹嘴角，斯文有礼地闲话家常，转眼间便恢复了翩翩公子模样。

“那二位明日就要起程吗？为何不多逗留几日？”摇曳的烛火中，老人热情地挽留他们。

“不瞒老丈，我们还有要事在身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也不能在此地多留。”烛光下的绯闻，散发出一种诡异的美丽，一双凤眼中，似乎暗藏心机。

“如果……你们真的能走得了就好了……”老人听到这里，无奈地长叹一声，“老夫姓方，在此地生活已经二十余年，只见有人来，却从未见人能从这个村庄里走出去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王子进不由一急，想起了丝竹歌舞和如花的歌伎。天下美女如云，他才窥见一斑，怎么能困顿于这偏远的山村里？

“不瞒公子，这村子有一个可怕的名字，”老人脸色越发阴沉，压低声音道，“叫‘有去无回’！”

“呃……”王子进连酒都喝不进去了，这哪是名字，倒像是个诅咒。

“有去无回？怎么个有去法，又怎么算是无回？”绯闻微微一笑，眼角带风，用长指轻佻地把玩着手里的酒杯。

老人以手指沾了桌子上的汤水，在粗陋的桌面上写了一个“井”字。

“井？”绯绡奇道，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们难道没有看过井吗？”老头苦笑了一下，面色凄然，“井中的水，又何尝流淌过？只能一辈子被困在深深的地底，永远得不到解脱。”

“这和村子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当然有关系……”他神情激动，连脸上的皱纹都跟着颤抖，在灯下平添了几许诡异，“多年来，来到这个村子里的人根本无法走出去，我们尝试过各种方法，结果不是有人迷路死在深山中，就是从悬崖上摔了下来。村民们就像井里的水，被牢牢困在了山谷里，只能乖乖地等死，直到井水干涸，变成枯井的一天。”

王子进听着不由恐惧地咽了口口水，自己虽然不怕死，但是最怕看不到这世间春色、红花绿柳，倘若如此，虽生犹死。

“那可未必，还要看被困到这口井里的是什么人。”绯绡却不以为然，嗤笑着回答。

“哈哈……”老头听到这里，突然一反方才平静的态度，癫狂地笑了起来，“我们走着瞧，看你们能不能走出去！你们来的时候我是多么开心啊，终于又有人陪我们守在这个活棺材里了……”

他越说越不成样子，笑声也一阵比一阵凄厉。

王子进刚要上去阻止，就见昏暗的灯火中，一个弯着腰、穿着粗布衣服的老奴，正在门边朝他们招手。

“别理他，我来安排你们歇息……”老奴慈眉善目，拿了一盏油灯，把他们二人引到了后面的一间茅屋，“他一谈到这些事就会情绪激动，这也不能怪他，年轻时原本有飞黄腾达的机会，就这样被葬送了……”

她一边走，一边絮絮叨叨地念着，手中的油灯摇摆不定，照得漆黑的走廊里，都跟着变得阴气森森。

月光如水，春虫争鸣，隐约可见木棉如火，点缀着浓翠的山林。

而在这良辰美景，不尽芳菲之中，似乎有一缕视线，正紧紧地缠绕在王子进的后背上，如丝如絮，如影随形。

他回头向身后望去，却只见树影飘摇，月华流光，哪里有半个人影？

“那是什么？”他指向后院杂草中一个压抑的黑色影子，“看起来很是突兀。”

不知为什么，他这话一出口，前面的绯绡就回头朝他使了一个眼色，似乎在暗示他闭嘴。

而与此同时，前面引路的老妪，似乎也听到了王子进的话，手一抖，油灯里的油就泼出去几滴。

火光摇曳了两下，终于恢复了平静。

“那是一口井啊，后生。”老妪朝他笑了笑，一扫方才的和蔼慈祥，只见恐慌不安，“一口枯了的井而已，没有什么大不了……”

真的只是一口枯井吗？

王子进看了看枯井，又看了看绯绡坚定的眼神，只好硬着头皮，挪开了视线，继续往前走。

可是为什么？他会觉得那口井里，似乎有什么人正透过这如水的夜色，缠绵的春风，定定地注视着他？

· 五 ·

是夜静寂无声，只有山风肆虐，时而轻叩门板。

王子进一个人躺在灰尘密布房间里，只觉得极其无聊，方才绯绡的眼神，那个老妪莫名其妙的恐慌，分明在暗示些什么。

他无心睡眠，从床上爬起来，推开木窗，眺望着无边的夜色。

银色的月华倾泻流淌，庭院中的长草随风飘摇，一个漆黑而浓重的黑影，又赫然闯入了他的眼帘。

圆而粗糙的轮廓，确是寻常人家惯见的井台。

只是这个井台，似乎有生命一般，平添了一丝凄凉的味道，静静地立在长风荒草中，似有无尽的心事要诉说，却苦于没有口舌，欲语还休。

他正想得入神，却听到木门发出几声艰涩的清响，被人缓缓推开。

只见绯绡正斜倚在门口，眼角带笑地望着他，长发漆黑如墨，白衣赛雪欺霜，宛如一幅上好的写意山水。黑是黑，白是白，轻轻淡淡地，挥洒出无尽风流。

“原来是你。”王子进拍了拍胸口，“不声不响地，可吓死我啦！”

绯绡却像是猫一般轻捷，无声无息地走到他的身边，伸手就关上了残破的木窗，隔断了月华流水。

“你这是干吗？”王子进不由不快，“我夜不能寐，连看看窗外的风景也不行？”

绯绡微微一笑，嘱咐他道：“子进，有些风景，不是说看就能看的。这世上有那

么多的人，只为了一时兴起的好奇，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王子进见他语气凝重，不由提心吊胆，“到底什么样的风景是不能看的？”

“比如这个。”绯绡指了指窗外，灰白的窗纸上映出张牙舞爪的树木的影子，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，呼之欲出。

“其实从看到这个村子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对劲了……”绯绡望着朦胧的月光，似是对他说话，又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
“但是你为了吃鸡，还不是勇往直前地走进来了……”王子进连连摇头。

“也不算是吧，活了这么久，只有在面对危险的时候，才能有那么一点点兴奋的感觉，让我能够知道自己还活着。”绯绡苦涩地笑了笑，“这算不算是一种悲哀呢？”

“哪里悲哀？君不见，这世上有多少人羡慕你的不老不死？想想这世上千变万化的鸡的吃法，你就没有时间悲春伤秋了。”王子进见他伤怀，忙挤眉弄眼地逗他。

绯绡听了他的话，顿时发出爽朗笑声，似乎心中抑郁一扫而空。

“子进，你真是我的知己！你说得没错，人之一生，不分长短，只要得己所求，便是此生无憾。”

“然也！所以我王子进一生，便要阅尽天下春色，看遍世间佳人，哪怕真的命中带煞，活不到而立，也不会有一丝懊悔。”

“对了，说到命中带煞，我有事要嘱咐你。”绯绡似乎想起什么，脸上的笑容迅速地退却，神秘兮兮地道，“你还记不记得，我进来的时候，曾经说过这村子里有一张蛛网？”

王子进连忙点头。

“所以，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，你叫什么名字。”绯绡红唇微启，居然吐出了这样奇怪的话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更加不明白，“所以你才替我改了名字？”

“没错，只要不被别人知道你的真名，我们就能离开这个村庄。”

绯绡说罢，脚步轻巧地走出了房门，只留下他一个人，愣愣地站在黑暗中，完全摸不到头绪。

不过片刻，隔壁的房间就传出悠扬而清冷的笛声，丝丝入耳，让人听了甚是受用。王子进知是绯绡不擅言辞，正以笛声安抚自己恐惧的心态，竟慢慢地心绪平稳，

坠入了黑甜的梦乡。

只余下一缕如泣如诉的轻歌慢引，在寂静的山谷中回荡。一弯新月，挂在天际，朦朦胧胧，宛如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。

· 六 ·

哪想这一觉睡去，竟像是悬崖失足，一头栽入梦境之中。

梦里有黄叶缤纷，秋霜清冷，似乎瞬间换了天地，把热闹的暮春换成了凄冷的深秋。院落还是那个院落，景物却已大大不同。

王子进在弥漫的夜雾中前行，踏着松软的黄叶，走进雾气深处。

只见不远处出现了一口井，厚实的井台由青砖砌成，井中清波荡漾。不必拘一捧井水入喉，只是这样趴在井沿上看着，似乎都能感受到那股清澈的甘甜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自己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？他从井沿旁抬起头，望着周围的茅舍俨然，枫叶似火，更加确定了这是自己和绯闻投宿的那户人家无疑。

可是这井，不是枯井吗？怎么会有如此生机盎然的一波碧水？

他还没有理清头绪，却听身后有脚步声沙沙作响，似乎有人正在蹑手蹑脚地靠近。

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的梦中还会出现第二个人！他吃了一惊，急忙向身后看去。

这一看，不由呆立在原地，张口结舌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

只见银白月光下，金黄落叶中，站着一个柳眉秀目，穿着淡蓝色衣裳的少女。眉宇之间蕴含着一丝淡淡的哀愁，正睁着翦水双瞳，定定地注视着他。少女的衣服虽然是粗布制成，但是却没有掩盖她半分风韵，倒衬得她色如春花，灵动秀美。

“那、那个……”王子进万万没有想到，深山之中竟有如此佳人，立刻紧张得手足无措。

“咯咯咯……”她见了王子进的呆相，用手掩着嘴巴，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，“你这书生，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啊？这么见不得世面？”

“小、小生是从湘水而来，不巧迷路，才在宝地借宿一宿。跟我同来的还有一位公子，你应该见过，就是那个长得极俊俏的……”他一边流汗，一边结结巴巴地回答，哪知越想在佳人面前留下印象，就越是不知所云。

“算了，算了。”少女不拘小节，大大方方地往井沿上一坐，“听你文绉绉地说话可真累，告诉我你的名字，我们就算是认识了。”

“这……”王子进想到绯闻的提醒，隐隐觉得有些不妙。

“你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住吗？真是个傻子，读书都读傻了！”少女笑得花枝乱颤，似乎见到了极好玩的事情，“我叫莲生，不要忘了哦，以后我就叫你‘傻子’吧。与你相得益彰！”

王子进见莲生一笑起来更是明媚无边，梨涡深深，粉面桃腮，似乎七魂都给勾走了六魄。顿时把绯闻的叮嘱完全都抛到了脑后，整了整衣服，像是个谦谦君子一样，一揖到底。

“小生江淮人氏，姓王，名子进。”

“哦？”莲生眯着眼睛看着他，笑容隐含深意，“你不是姓胡，名莫知吗？难道是个假名字？”

王子进突然觉得浑身一冷，呆呆地望着坐在井沿上，悠闲地荡着双脚的少女，竟像是见到了地狱的恶鬼，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。

“你、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名字？”绯闻当时说起时，除了方姓老人，周围明明没有他人在场。

“这有什么奇怪，我听到了啊。”莲生不以为然地看了他一眼，面色如常。

或许只是自己多心了？可能她躲在屋子的哪个角落？

王子进擦了擦头上的冷汗，笑着问道：“呵呵，那个名字是我那个朋友信口胡说的，不知道小姐是在哪里听到的？”

“就在这里啊！所有过路的人的对话，我都能听得到。”她伸出纤纤玉手，指了指自己坐着的那口井。

“在哪里？”王子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“这口井里，不信你往下看，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，如果浸在水里，更能感觉到天地万物的呼吸。”莲生从井沿上轻巧地跃下来，朝他招了招手，示意他过去。

他意识懵懵懂懂，明明心中恐惧万分，却像受到了蛊惑，慢慢地走到了那口井的井沿前，壮起胆子往下看。

只见方才还清澈平静的井水，此时正一荡一荡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呼之欲出。

他再定睛一看，不由面色惨白，发出哇的一声尖叫，双腿一软就坐在了地上。借着清冷的月光，可以清晰地看到，井里面，随着涟漪扩散的，是一缕缕漆黑的长发。

如丝如絮，缠缠绵绵，几乎充满了整口深井。